

# 烟雨平生

连文光 著



银河出版社

# 烟雨平生

连文光 著

银河出版社

# 烟雨平生

连文光 著

\*

银河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宇兴电脑设计有限公司排版

广东省恒星印刷厂印刷

厂址：南海市官窑镇游鱼布开发区

规格：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00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62-475-064-5

定价：人民币 35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题 记：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东坡词

## 目 录

第 一 章	行足匆匆 .....	(1)
第 二 章	童年纪事 .....	(10)
第 三 章	天亮之后 .....	(35)
第 四 章	军旅生涯 .....	(54)
第 五 章	军路生辉 .....	(84)
第 六 章	兵营之泪 .....	(106)
第 七 章	灵肉煎熬 .....	(135)
第 八 章	饥肠咕咕 .....	(160)
第 九 章	新的进击 .....	(186)
第 十 章	大学圣殿 .....	(223)
第十一章	“活书”难读 .....	(264)
第十二章	学府硝烟 .....	(319)
第十三章	军垦悲歌 .....	(377)
第十四章	霜冷依旧 .....	(417)
第十五章	阴霾消散 .....	(445)
第十六章	曙色渐露 .....	(467)
第十七章	初执教鞭 .....	(492)
第十八章	寒灯孤影 .....	(515)
第十九章	长空搏击 .....	(541)
第二十章	红霞满天 .....	(567)

# 第一章 行足匆匆

## (一)

公元二000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

文琪坐在书桌前，正聚精会神地评改学生作业。他抬起头，不经意地瞧见窗台上盛开的海棠花，在温熙的阳光照射下，闪烁着勃勃生机，争春吐艳。或许是睹物生情，文琪心头顿生出一股我还年轻，应该加速向前驰骋的情思。

突然电话铃声响了。

原来是文琪所执教的大学——南方一所华侨最高学府人事处的来电，通知他前去领取退休证。

文琪迟疑了一下。一转思，又立即把书桌上摊开的书本、学生作业本收拾停当，下楼骑自行车奔向校办公楼，领回了那本宣告人生进入新时期的退休证。

瞧着朱红色的封面，印着金色楷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退休证”，文琪“愕”了一下。自语道，何不叫“教师退休证”呢？他笑了笑，又自答道，在中国，抑或“干部”与“教师”是同义词吧。文琪随手翻开里页，见上面赫然印着文琪的大名，还有原职称教授，工作年限50年，以及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和退休时间等字样。

文琪抚摸着这个二寸见宽、三寸见长的小本本，似有什么感悟地惊叹起来。

他好像现在才发现，人生有四大证：出生证、工作证、退休证，还有一般人忌讳说出的“死亡证”。

出生证，是向社会宣告一个生命的诞生，此后在他（她）

的成长中，户口簿、身份证以及一切重要的文书证件，均标明他（她）的出生年月。这是对一个人的重要鉴定。

如果说，工作证是人进入社会，开始为社会做贡献的标志，那么退休证从法理上说，是人退出社会奉献者的行列，可以安度晚年的法律证书。诚然，现在盛行着“人间重晚晴”，提倡老人“发挥余热”之说，那是从积极的人生态度方面，提出的命题。

至于死亡证，则是宣告人的终结，包括人的生命和事业。自然，我们还认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那是诗的哲理语言，从另一角度赋予了“死亡”并不终结，而能永垂不朽。

捧着这个退休证，文琪感到了它沉甸甸的份量。他要把它珍藏起来。

打开收藏证书和奖章的专柜，文琪眼睛为之一亮，他似乎是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得过这么多奖：国务院侨办颁发的优秀教师金牌，学校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的奖状；中国高校影视学会颁发的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省社科院颁发的优秀论著二等奖等等。证书类就更多了，副教授任职资格证书；教授任职资格证书，还有系主任任职聘书等。

文琪还把捆绑着的另一包放在橱柜一角的证书与奖状，解开来翻看。其中有几个规格不同的笔记本，扉页上分别印着：在1953年的战备等各项工作中成绩显著，授予短期休假七天的奖励；在1956年的战备训练中成绩优异，给予队前嘉奖。还有一本特大的笔记本写着“物质奖励”的字样。均由部队机关签发并加盖了公章。此外，还有一些样式不同的证书，诸如，大学读书时期的“三好学生”证书，军垦农场锻练时期的“五好战士”证书等等。

看着眼前林林总总的各色证书、奖状，文琪心潮翻滚，思

绪翩跹，百感丛生。他坐了下来，沉浸在往事的追忆之中……古人言，情动于中，发言为诗。或许是一种积习，文琪即时挥笔写下一首七言律诗。

### 《迷怀》

从军北上一牧童，夜半离家父追踪。  
肩扛刀枪赴边塞，手执电键战长空。  
寒窗冷凳忙攻读，学府高堂苦争雄。  
望夕何须怨残岁，书斋独立啸晚风。

此诗乃一时兴之所至，即就而成，半文半白，意显且直，从艺术性而言，文琪并不十分满意。但它毕竟概括了他走过的坎坷的道路，抒发了退休后“老有所为”的情志。

首联，点明主人公当年参军时起点甚低，一个小学毕业而后失学的“牧童”而已。由于大他两岁的长兄文麟已从军在部队上，加上当年正值抗美援朝的战火熊熊燃烧，新兵部队火速北移。为父者不愿两个儿子同时肩扛刀枪上前线，怕“祸”不单行，因此说掉牙齿，也不赞成文琪从军。一天深夜，文琪背着父母离家出走，前往县招兵站报名，父亲跟踪而至。文琪从军心意已决，父亲挽留失败，凄凄然戚戚然地离去。

颌联，纯然是七年军旅生涯的概括。小文琪十四岁从军时，人不足一米六十，一支七九步枪加刺刀，大大超过身高，肩扛刀枪，身背背包，日夜兼程，向北开进，拟经短期练兵，即开赴朝鲜战场。不料1952年朝鲜战事有了转机，文琪所在部队由野战炮兵整编为防空军，小文琪被派去学习电报。后防空军与空军合并，统称为“空军”。毕业后，被分派到广州空军某部指挥所工作，战备繁忙，昼夜值班，常有美蒋敌机来犯，因此有“手执电键战长空”之句。



颈联，是大学读书和任教时期生命状态的写照。一个小学毕业生通过自学，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幸运地被录取进入大学。诚然，挤破高考大门，入读高等学府，固然不容易，但要以优异成绩昂首挺胸走出校门，那更是难上加难了。“忙攻读”是不言而喻的。

寒窗七年（大学本科五年学制，因“文革”滞留二年，共七年），前五年，只有星期七，而不知有星期天。假日的教学楼寂静无人，唯文琪孤坐于课室一隅，埋头苦读，板凳怎能不觉得冷呢！毕业留校执教，每学期由学生对教师作无记名的打分评教。如申请晋升职称，更有教学、科研和外语方面的诸多要求。要站稳脚跟，不断攀登，岂能不“苦争雄”呢！

尾联，表达了文琪退休后的心志，他不愿休闲养颜，庸碌无为，终其天年。他对“老年五为”中的“老有所为”，特别看重，视其为“五为”的核心。于是决意把退休作为新的起点，让有限的生命在“晚晴”中放射出新的光和热。一个“啸”字，充分表露了此时此地他的情怀与心志，完全不同于时下不少老者感叹“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的心态。

“既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的，夕阳落山之后，黑夜就会降临；但夜有尽，光明又会重临人间。其实，“黄昏”也是人的一生中美好的时光之一，充分发挥它的时间效能，一样可以铸就生命的辉煌。

诗写毕，文琪长叹一声。

50年啊！50年的社会行足，如白驹过隙，匆匆飞逝。

他似乎还来不及回眸一瞥，就越过了千山万水，闯过了激流暗礁，一下子进入老年者的行列。

他似是一个长跑运动员，正在发力向前疾跑时，突然听得一声令下：“你该歇歇脚了。”

50年的足迹，深深浅浅，歪歪扭扭、平平凡凡。但细加审

察，平凡中也有些非凡处。行进中的两大跳跃：小学毕业生——大学生，士兵——教授，让知情人赞叹称奇，文琪再谦虚，也拗不过事实，他只能点头认同。

九十年代中期，文琪参加部队时期老战友聚会，步入聚会大厅，举目环视，那脸孔，那神态，又熟悉，又陌生，大有口如隔世之感。四十多年没有谋面，小伙子已成鬓发斑白的老翁，青春焕发的女战士也成了婆婆之辈。岁月不饶人，管你是谁，都会刻上岁月的印记。想用脂粉稍稍掩饰一下，往往也是徒劳的。这叫做岁月无情。

主持会议者，私下了解了文琪40年来的简况，在大会上激情满怀地说，“40年的风霜布满了我们的脸膛，40年后的战友情谊更加浓郁，复员转业有先后，各自有不同的工作岗位，有不同的生活遭际……”

“我要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当年三排的小战士、小学毕业生文琪，离队不几年就考上了大学，现在成了H大学的教授。‘丘八’（兵）当教授，这是奇迹，也是战友们的光荣！”

主持人说到文琪，众目齐刷刷地投向他。文琪没有思想准备，霎时脸上发热而泛红，象个大姑娘，低头不好意思。

“‘丘八’当教授”，这是事实。尽管文琪不习惯别人对自己的赞扬，但也不好否定，不容否定。当主持人讲完话，文琪压抑不住，站起来说了几句“感谢当年大哥大姐们，对自己多方关照和帮助”的话，算是稍稍地平复一下自己不安的心情。

中午用餐时，主持人把文琪介绍给原部队的王副司令员，说“这是原指挥连三排战士文琪同志，现在是H大学教授”。王副司令员刮目相看，一面与文琪握手，一面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跟随时代勇敢地向前跨进，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文琪听了，十分愧疚，忙说“这是历史的误会，让小学毕业生挤进了高等学府，老首长是国家功臣，永远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

文琪说出的不完全是谦虚应酬的套话，其实也是他的心里话。他不止一次地寻思、自忖：当年指挥所的工作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高中毕业生，解放初在部队上属稀有金属，当之无愧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当年自己是小学毕业生，论文化是最低的，论级别和年龄，更是小弟弟辈。今天成了他们中为数稀少的“教授”，这不是历史的误会，又是什么呢？

在回校的公共汽车上，文琪还在沉思默想……50年的人生奋斗路，以前总觉得自己很平凡很平庸，无甚什么成绩、业绩可以告慰他人，现在战友们都以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有人还赞我是“时代的精英”、“出类拔萃者”，这实在不敢当。不过“两个跳跃”中，的确有点传奇性，这也是不容否定的。

然而！然而谁能知道，其间的辛酸，其间的甘苦，其间的血肉搏斗。正如《红楼梦》中“题石头记”所云：“谁解其中味？”

说实在，此时文琪的心里没有“胜利者”的欢喜，更多的是苦涩的回忆……

## (二)

车到校门口，文琪下车直奔宿舍，推门进去再入书房，课程表上标明下午还有课。他喝了一杯凉开水，看看表，提起书包向教学大楼走去。

上午战友聚会的情景一抹而光，此时，他脑子里灌满了下午授课的内容。

……

衣食富足、国泰民安的日子，过得特快，转眼到了世纪之交。

刚刚告别旧的世纪，旋即迎来了新的千禧之年。全世界都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咱们中国也不例外。

千禧大幕一拉开，好事一桩接着一桩。“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成功”的庆贺锣鼓还没停息，中国加入世贸的喜讯又传来了。素有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扬眉吐气、舒心展颜了。文琪亦然。

大喜多多，小喜不断。文琪所在的学校，千禧之年的金秋，举办庆祝校庆95周年活动，他所在班级的筹备小组，趁校庆决定举办毕业35周年聚会。出乎意料，这次聚会，同学们分外踊跃。有的从美国和南美国家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来；在香港工作和省外工作的同学也鱼贯而至；省内和市内同学更是热情有加，充当东道主，主动帮忙接待。这一切为的是不忘同窗之情，同窗之谊。

寒窗七年，朝夕相处，同磋切，共磨砺，情深谊厚。35年的分别，并没有给我们留下陌生和隔阂。久别重逢，欢喜之情，难以言表。唯闻处处欢声笑语，只见喜而忘形的豪举。班长王晓悟，在校读书时，一头乌发油光发亮，35年后，却纤毫不留，比电影明星葛优还要葛优。大家见了王班长这副模样，论说起来，可以笑足三天三夜。

岁月对人似乎不够公平。有的人受岁月刀斧的砍削，衰老之状突显；有的人却青春永驻，岁月留下的小小痕迹，略施脂粉，就可以掩藏得干干净净。班上靓女郑芳，一副古代美女模样，放在大观园里，与众姐妹在一起肯定十分相配。35年不见，削去长发，剪成运动员短发型，依然青春可人，甚至让人更觉青春亮丽。文琪与之握手，有点愕然，怕认错了人。

“江山易改，性情难移”。此话说的极是。相隔35年了，同学们那神态、那口音、那眼神，那嘴角，那习惯性动作，依稀可见。王大镔同学昔日开口三分笑，嘴角往上一拉，再有刺激

性的话也是软绵绵的，听来十分舒服。他积习未改，喜欢绘画、摄影。一支写字用的毛笔，蘸上墨汁，在纸上涂涂抹抹，一派椰岛风情全出来了。退休之后，他一头扎入摄影艺术之中，醉心于社会的瞬间神韵，醉心于构图、色彩、用光和人物性格的设计之中，那份痴情，那份天真，全然是旧日同窗王大镗。

毕业35年，尽管性格未改，但成就大小，地位升迁却各各有别。有的在海外苦心经营，已积累了相当资产，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华侨身份，回国投资设厂了。混迹于香港的同学，虽没有大富大贵者，但步入中产阶级行列的也为数不少。

留在内地从事文化教育的同学，屈指算来，当数文琪最显眼了，他是全班唯一的“教授”。大家议论起来，话可就多了。

“文琪参加工作时是小学毕业生，未经中学阶级的正规教育。可他，读大学时是三好学生，现在又成了教授。他的运气可真好呀！”

“文琪是我们班读书最勤奋的人，贤者言‘天才是九分汗水，加上一分天赋’，看来此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文琪是调干生，在母校，调干生成绩普遍较差，以致调干生成了‘成绩差’的代名词。有人因补考不及格而留级，有的被开除出校，返回原籍。而文琪这个调干生，不仅成了例外，还成了我班的佼佼者，真是奇迹，奇迹！”

……

对这些带有赞扬性的议论，文琪并不特别在意，不仅不会成为止步不前的理由，反而会成为鞭策他继续向前的动力。

同窗校友聚会时，决定出版一册35周年纪念册。每人一份表格，填写诸如单位、住址、邮编、电话等项目，下端占半页纸的一栏空白，抒写人生感言。文琪沉思一会，提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一首小诗，聊表自己的情志：

过客匆匆六十年，  
无怨无悔写词笺。  
放眼神州天晴好，  
跃马横戈再着鞭。

“过客匆匆六十年”是指从出生至退休的年龄。“六十年”取其整数，其时文琪已64岁了。人生好似历史长河中的“过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诗中文琪再一次表白心志，退而不休，要继续做一些有益社会、有益人民的工作。“再着鞭”，表明了他奋力前行的决心。这和时下流行的“慢吞烟圈细品茶，吃粮从此不当差”咏退休的诗，其心态其格调简直有天渊之别。

过客匆匆，行履更匆匆。文琪从参加工作算起至退休，已有50年的工作年限。

行足匆匆50年，过往的景点，过往的事象，过往的跌跌撞撞，过往的起伏沉浮，都在脑际间像过电影似的浮现出来……

## 第二章 童年纪事

### (一)

文琪的家乡地处粤东，在开县已2000余年的古邑龙川县境内，属丘陵地带，正背两面皆山，绵延数十里。但山不高，近山不及百米，树林茂密，郁郁葱葱，尤其是文琪屋背的山丘，古木参天，几个人才能牵手环抱的大树随处可见，悦耳的鸟鸣之音，终日不绝于耳，很有几分原始森林的韵味。

前山与后山之间，约有宽为四五里的平原地带，中间有一条河道，宽窄不均，宽道约有四五十米，窄道一二十米，淙淙流水，长年不息。洪水季节，山洪倾泻，浊浪滔滔，煞是惊心。平时则平静安详，清澈见底，游鱼在镜水中穿梭游弋，惹人注目，招人喜爱。

春天一到，前山林木，百花怒放，形成红黄紫白的巨大色块，绣出数里长的巨幅彩锦。说来也怪，文琪家乡的大树老树都会开花，且花期特长，春节前竞放，一直到春插结束才凋谢。

远睹前山，近看后岭，花山的景致各不相同。前者如悬挂着的无框的巨幅画卷，后者则如特写镜头拍下的一幅幅花间照，无论走到乡间哪一个村落，举头均能望见前山和后山的壮丽花海。

在这山清水秀，百花盛开的地方，本该是个“世外桃源”式的有许多美丽故事的乐土。但天不随人意，地亦不如人愿。在小文琪幼时的最早记忆里，竟是一幅人间极悲惨的图景。

1940年暮秋的一个黄昏，天渐黑，但依稀能看见人影。小

文琪的妈妈黄月乔正在屋里做晚餐——熬稀饭。那时，小文琪还是个三岁大的幼童，农家穷孩子，自然无人看护，他自个儿在屋前泥沙地里玩沙堆。突然一个大黑影走近他，发问道：“你是阿琪吗？”

小文琪看不清来人的脸孔，眼睛直楞楞地盯着他。只见那人用布条绑着左手吊挂在胸前，重又发问：“你是阿琪吗？”阿琪“嗯”了一声，那人就直奔屋内。

一会儿，传出妈妈的哭声。小文琪拍打几下开裆裤上的泥沙，直往屋里奔去。那里已围拢着好几位邻里近亲，嘘寒问暖，探明情况。

有人告诉小文琪：“他是你的爸爸，从老远的地方回来了”。小文琪愕然。在他的记忆里，还不曾有过这么一个爸爸，尽管妈妈常跟他说起，但他记不清爸爸是什么模样。

几年之后，小文琪已进入小学，父亲才把“断手之灾”向小文琪原原本本地道出：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华大地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热潮。国民党统治下的粤东地区，不少地方政权与兵匪相勾结，借抗日之名，以扩大征兵为手段，行敲诈勒索之实。他们把穷苦农民家庭中18岁至40岁的男丁，定为征兵对象。凡缴纳十担（1000斤）稻谷者可免除服兵役，交不起者，则要送去前线当炮灰。当时乡宪兵队还出布告宣示，抓到的壮丁，三天内如能交缴1000斤谷子，则可赎出。

穷人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东躲西藏。其实躲藏也难，男丁是强劳动力，往往是一家的支柱，你总得出去耕种，出去谋生。躲藏日久，耽误农时，来年怎么活呀！小文琪父亲就是趁入夜出去田间劳动时，被乡宪兵队抓去当兵的。

那时的壮丁队伍，是被押解着一程转送一程的。枪口刺刀相向，吆喝着被恶骂和训斥，稍有不顺从就被绳索捆绑，如蚱



蝻一样，把十几人、几十人串绑在一起，驱赶着向前迈步。押解路上，夏日炎炎，口渴难耐，见有水的地方，壮丁们禁不住跑出队列，用双手掬水而喝。宪兵们怒不可遏，用枪托去砸喝水者，其状惨不忍睹。

壮丁们窃窃私语，当炮灰并不可怕，现在这种受凌辱受折磨的日子，恐难熬得过去，怕是还没送到前线，就死得差不多了。很多人在心里都萌生出逃跑的念头，但路上和驻防都看管极严，要逃出去实在不容易。

难，难上难！但总还是有人逃出去了。

押解壮丁的宪兵队头目三令五申，拼着吃奶的力气咆哮道：“谁敢再逃跑，抓回来统统枪毙！”

长着满脸横肉的宪兵队长，说到做到。一天傍晚，全体壮丁受命集中在宿营地附近，整队完毕，一名被抓获的逃跑者五花大绑，被押出来示众；宪兵队长作了一番声嘶力竭的训斥后，他亲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逃跑者枪毙了。

枪声响起，血喷如柱，喷得宪兵队长一身血污！

但这一声枪响，并不能把壮丁们心存的逃跑念头吓得“灰飞烟灭”，只是埋藏得更深而已。

被押解着离乡北上的行军日子，好容易熬过了一个多月，终于离粤进入湖南边境。宪兵队接到上级命令：就地整编。新壮丁队伍共有三四百人，分编成一个营，下设三个连，进行政训和纪律教育。小文琪爸爸文继业分在第一连。

一个意外的机会来到了。

连队文书为了配合政训教育，需要书写一批标语张贴出去，他打听到文继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于是叫他到文印室帮忙。从晚饭后，直干到深夜十一点钟。

文印室设在二楼，北面有一个两尺宽、三尺高的石窗。当时文继业提出，为了及时完成书写标语任务，请求文书允许他